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笏山記
第八回 困古廟可僧椎救生盟主 出碣門紹軍車載死莊公

是日，明禮得可瓊密信，大喜。盡調莊兵，作追襲計。嬌鸞聞之，大驚。入見曰：「陶士秀之謀，不可從也。從之，必為敵人所算。」明禮曰：「何也？」嬌鸞曰：「可瓊無故偽降，何能瞞得玉廷藻？」遂附耳低言：「欲擒廷藻，除非將此謀變而用之，只須如此。」遂下令使可飛熊、可大英，引步軍四百，二更時候，從羊蹄徑小路，抄出碣門之右，截右伏兵。使可飛虎、可如，引步軍四百，抄出碣門之左，截左伏兵。教門騰驤、可金榮，率兵五百，截殺碣門內伏兵，即乘勢奪碣門而守之。不得容碣門內一人出，亦不得容碣門外一人入。又令可信之引兵二百，伏碣門左松林深處，為飛虎如，接應。可衍鴻引兵二百，伏碣門右亂石中，為飛熊大英接應。人俱銜枚，暗藏火把。但聽連珠炮五聲，一齊殺出。這五路兵，皆二更起行，從羊蹄徑進發，各自埋伏。著明禮率軍八百，三更時候，候敵軍拔營去時，即從莊門殺出，從後掩襲。將至碣門，即連放五炮，俾四面接應。各皆遵令準備去了。卻說玉公初更時候已如法埋伏。自率步軍五百，帶著可瓊，伏於莊門之左。是夜，雲月迷朦，風樹颯颯。三更時，回望大營，旗幟轉動。人報莊門大開，一彪軍馬，追殺我軍去了。去後，莊門復閉。玉公即將可瓊殺卻，教軍卒搶作可瓊，賺開莊門。玉公一馬當先，蜂擁而入。誰知莊門上，樞木飛弩齊下，後面的軍不得入。一聲炮響，莊門復閉。玉公回顧，得進莊門的，不滿百人，欲出又不得出。玉無敵當先，玉子白押後，只得殺將入去。剛轉了兩個彎，火把齊明，有十數人斜刺地衝將過來。為首的被無敵斃倒，一哄散了。走不得幾步，火把又明，喊聲漸近，有數十人從後面趕來。玉子白回身，射翻了幾個。前面喊聲又起，一隊人攔住。為首一個肥胖短鬚的，厲聲曰：「玉廷藻，你今番中了俺嬌鸞娘子計也。」揮雙椎直取玉公。玉鎮東亦舞椎迎著，鬥了十餘合。玉公暗放一箭，正貫著那人的口。啞的一聲，被鎮東椎翻在地。又殺倒了十餘個，那前後的人，一哄又散了。正欲殺奔可明禮家，至一大榕樹下，忽聞一簇女子聲：「莊主來了，莊主來了。」正驚著，有火把從樹影裡烘將出來。火光下，一十三四歲的小娃，丫髻綠襖，領著十餘個女兵，舞雙銀鏢，繞樹打來。無敵易視之，揮刀劈頭斃下。女回鏢只一格，無敵的手，震得裂了，這刀桿，分做兩段了。無敵心慌，閃著半截刀欲走，鎮東舞動雙椎暗地裡將左手的椎飛去。女身子小，只一閃，閃過了椎，趁勢直點一鏢，正點著鎮東的左股，大叫一聲，倒在地下。眾兵救去時，玉子白引數十人卷過前面，殺散了女兵，將這女圍在核心。無敵奪得條樸刀，來鬥那女。見丫髻上已中了玉公一箭，如簞子般橫貫著。女只做不知，舞雙鏢閃著火光，如只龍捲雲，迎的便倒。玉公見女太狠，恐傷了無敵，叫一聲走罷。捨著女，從東邊空地上，一齊穿著樹林而走。女剛欲趕時，忽火光照天，紹無憂牽匹白馬，扶女跨上，似有數百人吶著喊，隨女追來，箭飛如雨。玉公剛出了樹林，見一小岡，岡上一古廟。引眾齊奔岡上，恰好這岡石片最多，趕上的都被石片打下。無憂揮兵將此岡四面圍住，大笑曰：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玉公靠著廟門首，喘才定時，天已白了，無敵、鎮東、子白外，尚剩三十餘人。多半帶著箭傷，不禁仰天大哭：「不圖玉廷藻，命盡於此。一廷藻何足惜，累及你們，可悼痛耳。」眾皆感激流涕。無敵曰：「事未可知，倘紹公兄弟破了可兵，打進莊來，我們的命，死裡仍生了。」玉公默然，只是暗暗地拭淚。看那廟時，上寫著烏龍古廟。肚裡一面躊躇，一面推那廟門。誰知是不曾開的，靜蕩蕩闌無一人。踱至後座，見神龕上塑著一神，黑面金鎧，手拿著一根金鞭。正欲呼無敵問時，忽左廊下走出一個和尚，鐵頭豹眼，與塑的神像有些彷彿。玉公吃了一驚，那和尚朝著玉公磕頭曰：「鄉長認得老當麼？」玉公擦著眼看了一回，驀地想出：「呵呀！你不是出山納糧的可當麼。怪不得年來絕無消息，虧我小婿想煞你，原來做了和尚。」可當拍著壁曰：「俺為著鄉長招了我的兄弟做女婿，明禮這廝，欲加鄉長以外奸的罪，惱得俺性起，一頓拳頭，將那廝打翻。那廝常懷恨害著俺，俺父親逼俺權且做個和尚避罪。昨聞鄉長與師討罪，正欲作個內應，不知鄉長何故這絕早便到此。」玉公將上項事說起來，又滴著淚。可當曰：「這明禮是個絕蠢的東西，偏是他的女兒，小小年紀，天生大力，用一雙銀稜鏢，俺也怕他些兒。那妹子嬌鸞，有滿腹的雄略，人人都說他是女韓信。鄉長要脫這災難，除非仗著俺那鐵椎，托著鄉長命運，從羊蹄徑打將出去，那莊門是斷斷出不得的。」言著，大踏步出廟門。前後一眺，幸災團不在這裡，喜躍曰：「幸岡下的幾個賊男女，非俺對手。趁早些兒，隨俺去罷。」遂將布直裰脫下，橫束著，露出半身黑肉，往裡面取出車輪大的大鐵椎，橫在手裡，吶聲喊，如山崩雷吼撞將下去。玉公與無敵等，緊緊隨著，沿路打人，直打至羊蹄徑。見數十人守住徑口，個個是認得可當的。見他舞著鐵椎，遠遠地躲去，誰敢惹他。原來這羊蹄徑，中間又分左右兩丫，右丫是通碣門內，左丫是通碣門外的。左丫已經塞斷了，只得從右丫打出。出了徑口時，盡是叢雜小路。忽路側叢箐裡，有人嚶嚶的哭，可當大怒，將椎向箐裡一撲，那人便跳將出來，抱著玉公的腿，哭個不住。玉公曰：「賢婿且勿哭，認認你的和尚哥哥。」可當睜眼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結義的兄弟顏少青。遂丟了椎，跪著地，拉著手，呵呀呵呀卻說不出話來。玉公問昨夜的勝敗。少青曰：「紹莊公拔營退時，後面的軍追來，至碣門已有可兵守著，不得出，兩旁的伏兵，不知怎的逃個淨盡。四面喊殺連天，好像有數十路軍馬殺來。碣門外的地雷火箭，眼見是沒用的了。紹公兄弟，不知逃往何處去了。說著又伸手指著曰：「漫山遍野的屍，可憐呵，都是我們的。小婿呵，被幾個人趕著，跌落一個坑兒底下。筋骨呵，幾乎跌個散。不知怎的又聞刀槍響，趕我的似乎與人鬥到那裡去了。天將亮的時候，才從坑底下爬將上來。一些兒路徑也不識，又防可莊人捉住，終是個死。故在這裡哭著，尋個自盡。不圖重見丈人，及諸鄉勇，又得見哥哥。不知哥哥又為甚做了和尚呢。」玉公將前事約略的說幾句，便思量爬山而走。可當曰：「眉山之左，越一坳，便是鴉山。鴉山有一小路，可以繞到石杵岩。只是路多荊棘，甚是難行。由石杵岩二十里，至芝蘭鄉。又十二里，便是韓莊。韓莊至黃石，你們是認得的了。」少青曰：「倘此路有人守著，又將奈何。」玉公歎曰：「老天亡我是說不得的，終不然餓死這裡麼。」是時，惟剩二馬，玉公少青騎了。只是鎮東為炭團的鏢所傷，不能行步，正在徘徊，忽遠遠地來了兩個少年，手拿短刀，東張西望，似有所尋覓。眾驚愕間，少年已近，誰知是鎮東的兩個兒子，一名鯨飛，一名鵬飛，見父親傷重，灑了幾點淚，負父而走。可當開路先行，玉無敵、玉子白押後。